

春秋左氏傳講解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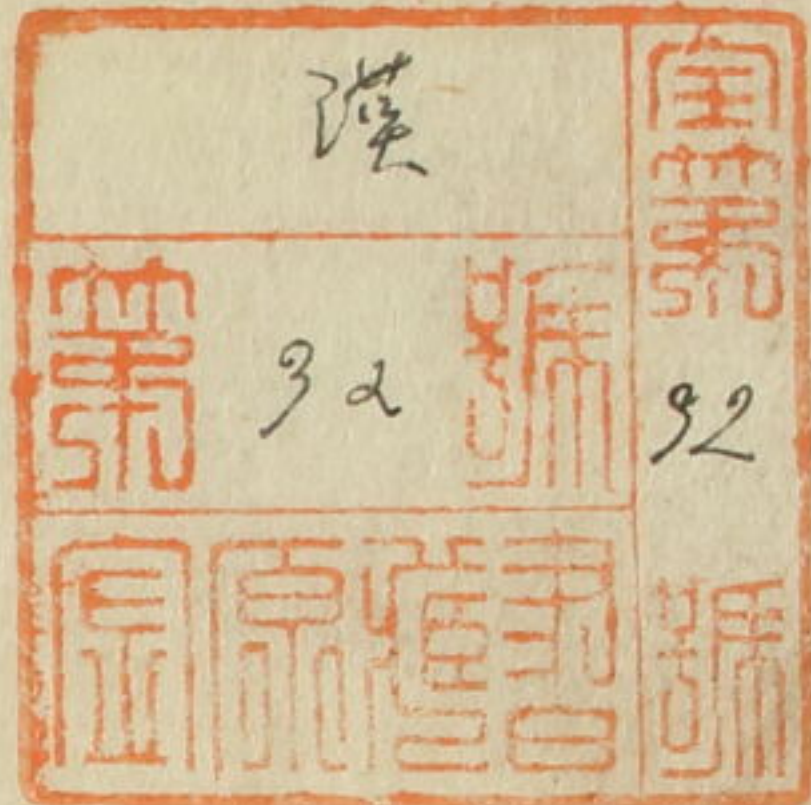
□ 12

3195

10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1
2
3
4

門 口 12
號 3195
卷 10



昭和十一年
一月十四日
購求

春秋左氏傳卷十九

大日本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杞晉侯使

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

襄公。

左傳卷十九 襄公

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楚人使公親禘穆叔曰祓殯而禘則布幣也

之○アアマリシグクナ
アリツカヒデ
アル
シオキタマハツチノキメドノヤクリモラサミツラキルトオナジコトナレサ
ヤツチシタマヘトコレガサライシタキニツヤウラヒキヨメキミガ
多カヒタコトナリコレハケナドヤウナエミヤナリ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楚人弗禁○セソクニハヒスナレバレギヲシタエエ、
コレハチヲアミラヒトフコトニギガツカマ
ナレコレヲサシトメラヌ既而悔

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ミミツクエウシ
ホドヲ
ヒシタ夏四

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王子圍

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セセトハツガエナクホクシタハチサイタハチハチオナエミヤ
ナモナリワウミ井ヲマカミハトヘカガシキミヤサヘトハチ
ミトカウトリヤウハチカエタモツタリナキヤウラカセリ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リワバムラヲウ
チトリテラレ
ウチトイタエテ使公

治問○ハシシクミシタコウヤマヤニシシタ
シヤウウクンカフタニシシタ
マワリマデ璽書追而與之

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ハタガミノウヂハ井ムヲオミタイツウヲシクヤム
ヤガシシタタナトヨリオヒカケサヒワタシタ
スレタユキミハサシタラレヨトイアテヤリ

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

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

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

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
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
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
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
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
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
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貨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
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
以宋升降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太夫以城杞。
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
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杞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一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

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

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痛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奸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

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
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者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

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復聲。
夫能復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
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
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
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削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削者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未獲所歸
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難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侈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繆公子
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繆公子
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辭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董。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鄆良敬仲也。十月乙卯。高豎致盧。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

如楚辭。白。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禘。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戾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

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

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對曰

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

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曰吾得見與否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方爭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

修而復子哲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
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而皆以名其子及虺也
年矣
六身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
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
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
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嬖也有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
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嬖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太
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初
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

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鳥呼必有
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而願大視
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弗知戊
子儋括圍蕩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輦成殺倭夫括瑕廖奔晉
或叫于宋太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
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木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界大夫教政多門以
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
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在焉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
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

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太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
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
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
辛丑子產餞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
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
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曰：「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縫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禮國之幹也。」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大夫己巳復歸。于河使公孫睢入盟。大夫己巳復歸。盟用兩珪質。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伯有氏其歲。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口
ト三ホミカエフ子シユホミヤドリク人キア井タムホミキタミナクウ
人シギキボミナリユホモトワカキナシナシエリヲロバハイウカ多ホイデサタ
スバカリデナクナシナアイスルタミナガサデエヌエヌエヲノケリヒモイユナ
其
明
年
乃
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ハクドレモミナ出奔晉爲ガハニウトサウヤ

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

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

字圍殺大司馬薦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

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

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

大馬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

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

衛比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

無クラ歸クハ於ニ宋ソウ故ユヘ不レ書セ其ノ人ヲ君クニ子シ曰ク信ニ其ノ不レ

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

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

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也而相從也。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子產是以惡其為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盧井有伍。章豐卷將祭。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興人誦之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而死誰其嗣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人弑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
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
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
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晉八室界政在修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
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
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倭灑消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公作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亦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
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
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
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
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衰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衰社如故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衰於是昭公ナハタウニルハ年巳ニ
九年矣猶有童心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冬十
月滕成公來會葬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惰而多涕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子服惠伯曰滕君
將死矣息於其位而哀已甚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死於死所矣能無從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乎癸酉葬襄公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公薨之月子產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相鄭伯以如
晉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子產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使盡壞其
館之垣而納車馬焉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之不脩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牆垣以無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何以共命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寡君使勾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請命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對曰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居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見又不獲聞命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倚聞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界庌無觀臺榭モチウニクルヒタレニキレヤレタ

以崇大諸侯之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
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
脂轄不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公不宿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
宮數里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

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
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惴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曰信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

之有ニシテハヤシラフテヤタルホドノキスルミナスククナ子產之從政也ニ擇能而使テ
之ヲ馮簡子能斷大事ヲ子大叔美秀而文ニ公孫揮能カ
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カ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ニ
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ニ使シ
謀可ニ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シ
行之ハ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ニ北宮文子所謂ハ
有禮也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ニ然明謂子ヲ

產曰ニ毀鄉校如何ヲ子產曰ニ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ニ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ニ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ヲ毀之我聞忠善以ニ
損怨ニ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ニ然猶モ
防川ニ大決所犯傷人必多ニ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ニ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ト然明曰ニ蔑也ト今而モ
後知ニ吾子之信可事也ト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ニ
鄭國實賴之ニ豈唯二三臣ニ仲尼聞是語也曰ニ以是ニ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ニ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
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
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也。不敏。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
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
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守職。保族。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守職。保族。

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
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羑里。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
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九終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

大日本大小畑行簡 著

昭公

セウコウ、ス、タ、ト、ハ、セウコウ、ス、タ、ト、ハ、
セウコウ、ス、タ、ト、ハ、セウコウ、ス、タ、ト、ハ、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

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鹵秋莒去疾自齊入

于苦。苦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巢卒楚公子比
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墀聽命
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
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
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
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
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宋之不信，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
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太
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
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

戒。文子曰：「武王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
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
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蓂，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
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
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ス叔孫穆子○ス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ス叔孫穆子曰

一執戈者前矣蔡子家○ス蒲宮有前○ス辭而假之寡

君○ス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ス當璧猶

在○ス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ス曰當璧猶

曰吾代二子愍矣○ス陳公子招曰○ス不憂何成

不憂何成○ス二子樂矣○ス衛齊子○ス

曰苟或知之○ス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

國令小國共○ス吾知共而已○ス晉樂王鮒

曰小旻之卒章善矣○ス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ス吾從之

退會○ス子羽○ス子皮曰叔孫絞而婉○ス吾從之

樂王鮒字而敬○ス子與子家○ス子與子家

持之○ス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ス代人憂○ス子招樂憂○ス夫弗及而憂

齊子雖憂弗害○ス夫弗及而憂○ス

齊子雖憂弗害○ス夫弗及而憂○ス

齊子雖憂弗害○ス夫弗及而憂○ス

齊子雖憂弗害○ス夫弗及而憂○ス

齊子雖憂弗害○ス夫弗及而憂○ス

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ハ且ツテ害○アラ皆取憂○ハコトヲ
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大夫兆憂○ハコトヲ能無至乎？言○ハコトヲ以知物○ハコトヲ其
是之謂矣。季武子○ハコトヲ伐莒，取郛莒人。
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
樂桓子相趙
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
帶焉○ハコトヲ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

免魯必受師○ハコトヲ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
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
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
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
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二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不辟汚）出不逃（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汚）而不治難而不守（難而不守）。所由來（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

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逐進狎主齊盟（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苦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苦魯爭（苦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苦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
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
彊不義也令尹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
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
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
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
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
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

孟賦瓠葉○ヲセウガコエハニシヲフシテシガタコトハバハマツナク子皮
叔○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且告之○ヲ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穆叔○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曰趙孟
欲一獻○ヲチソトキイソコシ子其從之○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子皮曰敢乎○ソノマナナツ穆
叔○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
之籩豆於幕下○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趙孟辭○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私於子產曰武
叔○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請於冢宰矣○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乃用一獻○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趙孟爲客○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禮終乃宴穆
武○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不堪也○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又賦采芣○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曰小國
爲繫○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大國省穡○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而用之其何實○ニシテハバハマツナク非命子皮賦

野有死麋之卒章○テ 趙孟賦常○テ

棟○テ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テ

可使無吠穆叔○テ 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テ

爵○テ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テ

出曰吾不復此矣○テ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賴館○テ

於雒瀾劉子曰美哉禹功○テ 明德遠矣微禹○テ

吾其魚乎○テ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テ

之力也子○テ 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テ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テ 吾儕偷食朝不謀○テ

夕○テ 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テ

將知○テ 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テ

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テ 棄○テ

神人矣○テ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テ 趙孟不復年矣○テ

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テ 又何以○テ

年叔孫歸○テ 曾大御季孫以勞之○テ 旦○テ

及日中不出會大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テ

矣魯以相忍○テ 為國也忍其外○テ 數月於外○テ

不忍其內○テ 焉用之阜曰○テ 數月於外○テ

不而○テ 忍其內○テ 焉用之阜曰○テ 數月於外○テ

不而○テ 忍其內○テ 焉用之阜曰○テ 數月於外○テ

不而○テ 忍其內○テ 焉用之阜曰○テ 數月於外○テ

ホカヘスカタツホドク 一旦於是 庸何傷 賈而欲贏 而惡
躑乎 叔孫指楹曰 雖惡是其可去乎 乃出見
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 犯懼 告子產 子產曰 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 犯請於二子 子
請使女擇焉 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 左右射 超乘
而出 女自房觀之 曰 子皙信美矣 抑子南夫也

夫夫婦婦 所謂順也 適子南氏 子皙怒 旣而櫜甲
以見子南 欲殺之 而取其妻 子南知之 執戈逐之
及衝擊之 以戈子皙傷而歸 告大夫 曰 我好見
之 不知其有異志也 故傷 大夫皆謀之子
產 曰 直鈞 幼賤 有罪 罪在楚也 乃
執子南而數之 曰 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 畏
君之威 聽其政 尊其貴 事其長 養其親 五者所以
爲國也 今君在國 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 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 子皙 上大夫女 嬖木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思不事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
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
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
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如
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
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取
自雍及絳。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
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

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
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
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
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翫歲而惕曰趙孟將死矣主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
弗討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
遇又阨以什共車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
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於前伍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與
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太
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
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
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伊祁咎繇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
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人是因为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
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

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ラ宣汾洮障大澤以○ラ
處大原帝申嘉之封諸汾川沈○ラ如蓐黃實守其祀○ラ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ラ
此二者不及君身○ラ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ラ
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ラ
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ラ則亦出入飲食哀樂○ラ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ラ僑聞之○ラ
君子○ラ有四時朝○ラ聽政晝○ラ訪問夕○ラ
脩今夜○ラ安身於是乎○ラ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ラ

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ラ
之○ラ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ラ
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ラ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ラ
是以惡之故志○ラ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ラ
二者○ラ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ラ禮之○ラ
太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ラ
是二者○ラ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ラ
無○ラ則必生疾矣叔向○ラ曰善哉肸○ラ未○ラ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ラ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
禮而好陵人怙富而界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
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治也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
日節之先王之樂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

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
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
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
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
聲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大夫圍伍舉更之ヲテハサキミイラセテヤギキヲクシテ曰。其王之子圍爲ソノ長子于奔晉ル。ニ從者五乘。叔向シノカラウキク使與秦公子同シタスナハシヤ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ハ。メリシヲモシテハサハサハサ向曰。底祿以德德釣以年年同以尊コククシクテ公子以ヤウシチカカダハルマイト國不聞以富カダキ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オホジキ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向子與子シタスナハシヤ干齒ハ。トシヤシモノ辭曰。鍼懼選ハ。トシヤシモノ亦唯命ハ。トシヤシモノ且臣與羈齒ハ。トシヤシモノ獲是以皆來ハ。トシヤシモノ乃不可乎。史佚ハ。トシヤシモノ有言曰。非羈何恩ハ。トシヤシモノ

楚靈王即位。遠罷爲令尹。遠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一月。晉既烝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ヨムラマタイタリレバウ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率孫宿如晉。

傳二十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

韓子賦角弓

曰敢拜子之彌縫

武子賦節之卒章

宴于李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

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見子

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

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

宣子謂之如子旗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

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

宮文子賦淇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謂陳無宇非卿。曰送從逆班。是以亂作。宣子也。晉侯使郊勞。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

後己界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
 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
 諸大夫欲殺之
 而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
 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太刑將至再拜誓首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太刑將至再拜誓首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シ有事而會○シ不協而○シ
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シ士弔大夫送葬足○シ
以昭禮○シ命事謀闕而已○シ無加命矣○シ今嬖寵之○シ
喪不敢擇位而數○シ於守適唯懼獲戾○シ豈敢憚煩○シ
少姜○シ有寵而死齊必繼室○シ今茲吾又將來賀○シ
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シ然自今○シ
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シ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シ
諸侯諸侯求煩○シ不獲○シ大夫退○シ子大叔告人曰張○シ

趨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シ丁未滕子原卒同盟○シ
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シ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シ則○シ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シ
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シ
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シ
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シ
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シ
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シ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多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曰。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麇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一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之諸市。屢賤踊貴。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庶民罷敝。而宮室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修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
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草隸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曰不悛以樂愔憂公室之界其何日之有
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界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
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
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適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
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界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
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
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
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

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
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
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
其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
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
伯敬子從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
館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

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止秋七
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
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使叔向
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宜子使叔向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
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
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

犬叔イニカラウシタ曰イニユク自子之歸也リ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セニイオヤカラ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イウキツ小人失望セニイオヤカラ犬叔曰イニユク
吉賤キツハタクシガ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且孟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小邾穆公來朝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季武子欲界之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穆叔ロシカラウボクシ曰不可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曹滕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界一睦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曰能敬無災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從之八月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泣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今奚能為公曰諾吾告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而心甚長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其或寢處我矣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九月子雅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放盧蒲癸于北燕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燕簡公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曰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之夢齊公孫寵卒司馬寵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コトバビニクヤニマイ

